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

太祖皇帝

〔丁〕洪武二十年春正月以馮勝爲征虜大將軍率師征納克楚 元太

尉納克楚擁衆數十餘萬屯金山

明史地理志遼東三萬衛西北有金山方廣絕頂山東南距衛三百五十里考明三萬衛今爲奉天府開原縣

金山在西北
數侵遼東
帝以勝爲大將軍
傅友德藍玉爲副帥
師二十萬征

之諭曰納克楚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先遣人覘其出沒彼若在慶州

遠置後蜀故城在今巴林西北宜以輕騎掩其不備慶州既克全師徑擣金山出彼不意必

成擒矣復遣前所獲之元將鼐喇固

舊作乃刺吾
今改後仿此

北還以書諭納克楚等

既而勝至通州聞數騎有屯慶州者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斬平

章郭勒

舊作果
今改

擒其子布喇奇勝出松亭關築大甯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方輿紀要自喜寧口而北一百二十里有故松亭城又東北爲大寧新城俱洪武時築

焚錦衣衛刑具。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多收繫錦衣衛斷治適有富民

繫衛獄。用事者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訛鞠法司事也。或令錦衣衛審。

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邪執用事者治之悉焚其刑具以囚送

失道戰及師還都晉潘英

然其未季
奸瑤藉以
肆虐流毒
加窮不陷
無窮其舉
悉除其陷
耕之舉而
庶幾清一
知遇其火
不燬後摸
益熾作將
於涼作法
不涼明祖
咎矣譏其

以兵三千擊後吳浚卒所邀驛馬路被執英絕食不再乘間引佩刀刺敗死初帝聞捷即賜諡留兵五萬于大甯防發吳賊處降衆逼陽崖頭問與達東兵參佐耕牧而勝以常茂驚潰敵衆懼不測乃盡俘其衆肉

秋七月太白三辰晝見

八月收馮勝大將軍印召還以藍玉攝軍事
勝奏常茂激變狀

以不得任照得將差色不與勝每詣責之黃應之慢
 勝益起未有以發也會有納克楚事故多增飾其狀
 械繫至闕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

聞者行酒于納克楚妻求大珠異寶王子死二日強娶其女失降附心

茂亦許奏勝諸不法事。且言勝無以自解。故委罪于茂。帝怒。下詔切責。

勝收其大將軍印以藍玉代之尋命勝就第鳳陽奉朝請安置茂于龍

州宋置元爲萬戶府明仍爲州土官趙氏世
唐今改下龍上龍二司屬廣西太平府

九月置大甯都指揮使司。司治大甯。又置大甯中左右及會州等衛。皆

隸焉。明年改爲北平行都司。

平明
行年
都改
司爲
北

詔商稅無定額。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爲

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從。

以藍玉爲大將軍帥師北伐。帝以故元特古斯特穆爾尙在終爲邊患。

乃即軍中拜玉爲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

漢人

武定侯郭英

襄之弟

副之

都督耿忠孫恪

之與子

爲左右參將

明初設撫品級亦無定員多以勳戚充之其後秩在副總兵下遊擊次之

率師十五

萬往征之

是冬元將托克托等降于玉

冬十一月命湯和築瀕海城防倭

先是帝以倭患命和巡視浙江福建

沿海諸城

事在十年

既而又命江夏侯周德興于福建濱海四郡

福清興化四府

築

城練兵以備之

德興往四郡相視形勢築城十有六民戶三丁取一以充戍卒

在是年四月

至是和已請老會倭寇上海

元縣今屬松江府

帝召和謂曰卿雖老強爲朕一行和請與方鳴謙俱鳴謙國珍

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

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若壘錯置其間則倭不得入入亦

不得傳岸其兵則籍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無煩客兵也帝以爲然命

和董其事和乃度地浙東西置衛所並海築城五十有九選壯丁五萬

八千餘人戍之

始和選壯丁三萬五千人築城盡蘇州縣錢及蘇州人賈給役役夫往往遠近往來

不顧艱難國無備及于戈饑并里將城餘何有焉復有議者謂吾創始年而城或海防大衛其後嘉靖間東南苦倭患和所築城堅久而不圯民多賴以相保咸歎思之請于朝立廟祀焉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治有司匿災者罪

青州饑有司匿不以聞詔

逮治之且著爲令

三月沐英討思倫發破走之

先是思倫發誘羣蠻寇馬龍他郎甸

今鶴南

新平縣西有故新化州舊爲馬龍他郎甸地明并爲州今歸

之摩沙勒

案名在故新化州東南其地羣山夾江險隘如峽

沐英遣將擊敗之

至是思倫發悉舉其衆復寇定邊

明縣屬豐雄府今併入蒙化府置巡司于此

號三十萬英選騎三

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爲三行蠻驅百象被甲翼以標槍銳甚英分軍爲

三都督馮誠居前都督同知甯正左湯昭右英與將士約有功者賞退

衄者斬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賊殊死鬪左軍少卻英登高

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

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生獲象三十七賊帥各被百

餘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

明年思倫發遣使入貢謝罪詔川平緬遂平

夏四月藍玉襲破元特古斯特穆爾于捕魚兒海

在今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獲其子迪保

努

苗作地保奴今改後仿此

玉以大軍出大甯至慶州聞特古斯特穆爾在捕魚兒海

遂間道馳進至百眼井不見敵玉欲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萬衆

深入至此無所得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使見煙火乘

夜馳至捕魚兒海黎明去敵營八十餘里時大風揚沙晝晦軍行無知

者敵不設備弼爲先鋒大破之斬太尉曼濟等降其衆特古斯特穆爾

豐人驕象
列戰特藉
以爲恐嚇
庸衆之資
使儒者權
而不受其
有却避鮮
錄不沐其
英都署將
士奪而直
前大呼弩
聽以礮而
先聲足反
無之象且
走其賊特
擐刀馳突
握衆披靡
賊以克捷
遂見臨敵
決機將一
者勝乃一
定之理即
昆陽之虎
豹股栗亦
由光武威

氣憑陵不
盡借助風
雷也

以其太子添保努

一作天保奴今改後仿此

等數十騎遁獲其次子迪保努及妃主以

下百餘人官屬三千男女七萬馬牛駝羊十五萬奏捷京師帝大悅遣

使齎勅勞玉比之衛青李靖云

迪保努及妃主至京帝命有司給帳設驛館既有言玉私元主妃事帝怒玉無禮切責玉絕聞而自縊迪保努由是有怨

言帝聞之曰朕嘗與諸臣議欲討之以盡待亡國之禍迪保努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于是遣使送往琉球仍厚賞遣之時元國大王久阻山中其下逃散略與四大王諸蠻語誓王府降帝命誅之雲南是年納克

楚亦卒以其子察罕爲諸陽侯後坐盡死

高麗李成桂因其王禍而立禍之子昌

禍欲寇遼東使成桂繕兵成桂

遣兵屯艾州以糧不繼而退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還兵攻之因禍偪

使遜位于其子昌既而又以禍本辛旽子禍之子亦不可爲王氏後乃

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國院君瑤立之

事在二十二年

五月甲戌朔日食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帝春秋寢高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

和以間從容乞骸骨帝大悅賜鈔治第鳳陽並爲諸公侯治第至是第

成和築城海上還率妻子陛辭帝褒諭之賜資甚厚

秋七月以解縉

字大紳百永人爲監察御史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一日帝

在大庖西室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上

須審其時勢而熟策之，非可冒昧從事也。如解壽均田之請，未嘗非因明見承亂後，國已將立，紀綱未定，大綱田賦，豈可復事紛更？況當時雖離戰，爭亦未必比戶若失，其強取以受與人，是未益均田之益，而怨咨先起矣。天下甫平，民氣未定，不思撫循，常禍而反重，拂其心，文將抑本乎維持。

命英友德會兵討之。

友德過平涼，以其山險峻，留兵千人守之，進擊阿育于普安。大戰之，嬰寨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軍？英乃請置趙州馬梁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剿擒阿育窮蹙，遂請降。

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軍？英乃請置趙州馬梁二衛，扼其險要，又分兵剿擒阿育窮蹙，遂請降。

以卓敬字惟恭，爲戶科給事中。

敬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

天子，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于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

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

益器重之。

他日敬與同官進見，道八十一人，帝命取官爲元士，尊以六科茂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

冬十月，元伊遜岱爾傳作也連弑其主特古斯特穆爾。

特古斯特穆爾既

遁，將依丞相耀珠。

傳作咬，今改。

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爲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

遂散，獨與十六騎俱，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

傳作闊，結木兒，與前卷係爾人。

大雪不得發，伊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

白是不復紀年，五節至堪，特穆爾被弑，有郭勒齊者。

要立，傳作去，與發，送朝，結木兒，郭勒齊，作鬼力察，今並改。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廢其王煒，尋弑之。

陳叔明立三歲，傳其弟熾，熾死。

弟煒代立，其相黎季犛竊柄，廢煒殺之，立叔明子曰焜主國事。

〔記〕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太宗正院。

洪武初改。

爲宗人府。

府設令一人，左右

宗正宗人各一人，並以親王領之。

其後以勳戚大臣攝府事，不備官。

不察時宜
空談經濟
仍不免書
生迂闊之
見耳

定服飾以
辨等威固
爲正論然
不微所繁
嫌小建諸
猶泉而當
日衆建諸
侯封地太
廣實乖強
幹弱支之
道遂貽後
世禍基卓
敬何有不
見大者則
其力陳而
撫末務以
爲建自可
謂昧于輕
重或以明
祖未從其
言爲惜即
采而行之
亦安能弭
患于木刑

三月禁武臣預民事

湖廣千戶夏得忠作亂靖甯侯葉昇合恩人討之得忠伏誅得忠誘九溪

即九溪溪在湖南澧州慈利縣西南水經注九溪亦南出九溪山山下有溪亦以九溪爲名洞蠻爲寇昇同胡海等討之潛兵出賊

後掩擊擒得忠斬之置九溪永定二衛九溪故衛在澧州安福縣北水定故衛在安福縣西今俱廢

夏五月置泰甯朵顏福餘三衛三衛之地本烏梁海舊作兀其哈按元史蘇特傳稱爲兀其哈氏即現今喀喇沙林之以烏梁海爲姓氏是也今置一改正按文俱仿此所居在元時爲大甯路迤北境洪武初元遼王惠

甯王朵顏元帥府內附已數爲韃靼所鈔乃卽其地置三衛曰泰甯今特爾河科爾沁等部及熱河五廳爲朵顏衛故地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等部爲福餘

曰朵顏今喀喇沁散漢等部牛特巴林曰福餘今科爾沁郭爾羅斯杜爾伯特扎賚特等部爲福餘

俾部長各領其衆互爲聲援獨朵顏地險而強

秋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遷周王橚于雲南尋止之

橚擅棄其國來居鳳陽帝怒命遷

之雲南尋止勿徙使居京師至二十五年復敕歸藩

〔庚〕二十三年春正月命晉王桐燕王棣帥師北伐命傅友德等以北

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從晉王征耀珠及肅爾布哈

二月河決歸德決歸德東南鳳池口徑夏邑永城諸縣發十三衛士卒

與歸德民并力築之及秋又決開封

三月燕王棣至伊都

山名舊作通都今改

元太尉薊爾布哈等降

棣出古北口偵知

薊爾布哈營伊都冒大雪馳進去敵一磧先遣指揮和通往和通故善
薊爾布哈至則相持泣頃之大軍壓其營薊爾布哈及耀珠等驚欲遁
和通止之引見棣賜酒食慰諭遣還薊爾布哈喜過望遂偕耀珠等來
降既而命元降軍赴北平聽燕王調用棣兵自此益強

夏四月潭王梓自焚死

梓英敏好學嘗會府僚設醴賦詩品其高下而

資予之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琬坐胡惟庸黨誅梓不自安帝遣

使召之大懼與其妃自焚死

梓無子國除先是魯王檀薨禮部奏請曰父子天性法公議院不得以臣恩廢公

議特錄曰施

閏月詔期服不得奔喪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奔赴吏部言

一人或連遭五六期服或道路數千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

莫此爲甚請自今期年服不許奔喪從之

五月以楊靖

字仲實山陰人

爲刑部尙書

時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靖以

戶部尙書改刑部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

李善長股肱也知
胡惟庸反
謀而不反
舉節非甘
心附和亦
與躬蹈反
逆同科明
祖即已按
治得寬當
以彰顯獄
明具紀昭
庶法知警
乃當人知
連章勅吏
並未明正
典刑時因
事陳順死
占驗賜死
以使一時
狀者無罪
識者不著
藉口轉陸
仲享費聚

犯益衆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
所平反帝嘉納之

大獄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復侍三也千金之珠祥然
至前斥以爲僞而碎之有通人之智照變之才四也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弟存義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至

是善長年七十七毫不檢下嘗欲營第從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
和以聞四月京民有坐罪應徙邊者善長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
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命逮存義鞠
之詞連善長于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坐以大逆會星變言者謂其占當
移大臣遂賜善長死并殺其家屬七十餘人子祺尙臨安公主免死徙
江浦吉安侯陸仲亨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河南侯
陸聚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滎陽侯鄭遇春等皆同時坐惟庸黨死
帝條列其罪作姦黨錄布告天下

以取天下勤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爵公去親戚拜

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不軌向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使替其佐惟庸事或不過勸阻第一
而已當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倚取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其不身爲勸阻家
託善長胡乃以資德之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望急變大不得已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替其子就
死之前功臣且如此四方因之疑懼也臣亦知善長已
死言之無益願陛下作成將來耳帝覽之亦不罪也

寔與逆謀
當時亦釋
而不問始
誅十載而
正刑章人
簡錄奸黨
悉坐奸黨
又豈能無
株連太過
之失乎

秋七月崇明海門

見注俱海溢

詔遣官賑之發民二十五萬築隄

八月詔母以隸卒充選舉

九月庚寅朔日食

冬十二月罷天下歲織文綺

〔辛未〕二十四年春三月戊子朔日食

夏四月河決原武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

在縣北與陽武接界

東經開封城北又

東南由陳州項城

陳州府

太和

宋寧和縣明改泰爲太今縣屬項州府

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

鎮

在州西與潁上縣之西正陽縣夾潁鎮對齊名東正陽

全入于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又由曹州鄆城漫

東平之安山

注見前

元會通河故道亦淤

明年復決陽武杞陳州中牟等十一州縣諸縣民丁及十七萬軍士修鑿河陽會其冬大興伐

卷

封子十人爲王

櫛帝第十六子余姬出

爲慶王

封帝

權

帝第十七子楊姬出

甯王

封大

梗

帝第十八子周姬出

岷王

封岷州尋

德

帝第十九子郭惠姬出

谷王

封

松

帝第二十子周姬出

韓王

封

模

帝第二十一子姬出

瀋王

封

楹

帝第二十二子

安王

封

經

帝第二十三子李賢姬出

唐王

封

棟

帝第二十四子劉黑姬出

封安

機

帝第二十五子葛麗姬出

伊王

封洛陽

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帝念天下形勢在西北欲徙都關中先遣

太子相宅故有是命

太子相宅命欲使都御史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

冬十月以馮堅爲僉都御史

堅南豐縣典史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

清心省事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輔導諸王使正色直言以圖匡

救三曰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精選有司旌別屬吏使人

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宣寺以防內權七曰

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八曰采廉能以懲貪墨九曰會關防以革奸弊書

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調易邊將則未然邊

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勢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

者又何以數易爲哉乃擢堅僉都御史

堅在時頗將大略事于宣

十一月皇太子還京師

太子還上陝西地圖遂病病中猶上言經略建

都事

〔中〕二十五年夏四月皇太子標卒

標

帝御東角門召羣臣曰太子

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學士劉三吾

名如孫以字行

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歿孫承嫡統禮也卽立燕王置

秦晉二王于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立孫之意遂決

太子初諱燕王

神器當擇
主素稱才
武知子莫
若父明祖
自當內斷
于心彼時
卽定計建
儲不但付

帝命裁決庶務。寬仁平敏。于刑獄多所減省。天性友愛。新舊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使歸國。或告晉王有異謀者。太子賈。西還。賈之至京。為泣涕。以請。帝乃感悟。王亦更以誠懷。聞。

建昌衛今四川寧遠府指揮使伊魯特穆爾叛。命藍玉討誅之。伊魯特穆爾。

合德昌元路明為千戶所。今曰會川。元路明改衛。今為會理州。屬寧遠府。等諸番攻建昌。轉攻蘇州。元

明改衛。今為義玉遣四川指揮瞿能合肥人討之。至雙狼寨。一作雙溪寨。在四川。屬寧遠府。擒其

將賊衆大潰。伊魯特穆爾遁去。能督兵追捕。進至達崇河。又敗之。伊魯

特穆爾乃走柏興州。州。當作府。今寧遠府。屬寧遠府。元為柏興府。明初因之。後改。並并衛。玉遣百戶毛海誘縛其父

子送京師誅之。盡降其衆。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英。昭英先後鎮雲南十年。威惠並著。嘗入朝。帝勞

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及是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為流涕。

追封黔甯王。英。沈毅。寡言笑。好賢。命士撫坐。任有黑。未嘗笑。終在。漢。百。其。守。令。子。春。子春。

春。景。晟。字。景。昂。字。景。昂。相繼鎮守。

秋七月。高麗李成桂逐其君瑤而自立。成桂在國。威權日盛。瑤雖為所

立。慮禍必將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逐瑤而自立。王氏自玉。其。時。瑤。別。傳。數。百。年。正。嘉。嘉。

尋以國人表請命。帝以高麗僻在海隅。非中國所治。詔聽之。既而成

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桂又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曰朝鮮。

託得他人並
可強之世
骨肉父子
況父三子
以及本三
經又深知
有君福復
稷何疑臣
而向紅象
婉轉曲詢
此蓋由明
祖泥古好
名致三異
頓生決意
遂爾一錯
立保不可
教且孫承
不統其承
矯見禮經
三吾所稱
不知何所
依據若太
孫之惠起
于首不克
後亦難太
令終湯之
甲終湯之
事戴于外
丙仲千之

未塔繼嗣姑不爲此局
例燕王此建
文也如
立武帝之
道宗之
天亦立
弗克負荷
浸至淪胥
前車可鑑
蓋三吾不
過樂太孫
僞厚乃敢
以陰謀大
計實罪不
容除而明
祖不知慎
始慮終輕
患自貽禍
富斯不貲
階之厲耳
得衆書則
寬而有制
二廢必有
偏然後可
行制其寬

改詹事院爲府 先是東宮官設詹事院多以大臣領之不置僚屬至是

改院爲府設詹事二品正四品及少詹事正四品等官左右春坊各設大學士庶子及監中

司諫清祀聖時設之不常置

竄寄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恆于遠方 從權恆給由至京史明

百官悉凡內外官給由吏部考功司掌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尚請錄其稱職不稱職而黜陟之 帝召問民間疾苦從權恆皆言

職在課士民事無所知帝曰宋胡瑗教授蘇湖設經義治事二齋兵農

水利無不兼之當時得人稱盛爾二人既不通世務罔識民情則平日

所教何事生徒中縱有人材亦爲爾輩所壞矣遂命竄之遠方且榜示

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給公侯歲祿 初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又賜諸

武臣公田以其租入充祿勳臣莊佃多倚威干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

至是給歲祿歸賜田于官

九月立孫允炆爲皇太孫 允炆太子第二子也禮地呂氏出既立爲太孫帝命

裁決庶務寬厚亦如太子緣其意而有加焉中外莫不頌德帝嘗大怒有所

已太孫從容道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誠一道也帝意解遇者腹盛七太孫目之吾于帝曰六人者盜其
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應變色隨爲先此人眸子瞭然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

緝賊信譽昭著

詔求精曉歷數之士

其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

山東國子生周欽心鑒

聖澤不在歷數陛下但當爲韓彭王莽始皇帝名之曰聖昌曰聖人之大寶曰德何足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羣天下治安享國良久秦始刻暴不恤民而亡陛下奈何以大璽而委小臣郡又言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者衆京國雖實而民窮者多愁化博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漢高祖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今圖則顧家兵則顧疆土地則顧廣人民則顧衆于是多取卒卒嚴賦稅蠲征伐不休憂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秋蘇天爵下官更十三年進坐胡黨十九年進官更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農民妄立邦名不分臧否豈無善惡偶入註額之中者普漢時誤殺一卒結東海枯旱三年方今四方水旱未獲大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帝頗采納其言

以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直海人克勤之

子古

爲漢中教授

孝孺少好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

爲己任十五年以吳沈薦召見帝喜其舉止端整謂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才禮遣還至是又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教授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冬十二月。徵安陸知州余彥誠。

人德與

下吏尋釋之

彥誠以徵稅愆期逮

州民楊玄等伏闕乞留。帝賜宴遣還。玄等亦預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留。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小過公不
至于連繫

不靖庸迂何諸一果
然慘難孫儒必禍立有
矣是誅而令留自棟先
大夷成輔一消而見

建文寬則
寬矣安能
有制哉及
至乎削藩
似平以制
突而以冒
昧行之已
屬無制則
不知其寬
不過柔懦
無能之寬
而非有制
之寬也紀
事者于建
文多過譽
然亦豈能
救其失國
之咎哉